

## 早闻狄声

## 流量偏见的死循环

白玉兰奖入围名单公布,情理之外却又意料之中地掀起了一阵“血雨腥风”。粉丝为未获提名的年轻男演员抱打不平,矛头直指片方申报不公,强硬形容获得提名的同剧男演员是“配角偷了主角的机会”,又指责组委会排资论辈,是对年轻人毫不客气的霸凌。炸锅的场面,与该剧播出期间“你好我好大家好”的一团和气大相径庭,像极了恋人分手,昔日有多么情投意合,今天就有多么相看两厌。

表演应该如何评,是既专业又带有主观性的话题。但大众可以清楚看到的是,今时今日,影视作品启用高人气明星,绝对是一种诱人而又极具风险的选择。

有了他们,作品天然有了话题度和关注度,粉丝们整齐上阵,拿出比专业营销公司认真百倍的精气神,为作品摇旗呐喊。然而,同样是因为他们,剧组要防备无处不在的路透和代拍,要小心剧本流出可能引发的歪曲和争议,要警惕会不会海报上明星名字的大小字号被骂得狗血淋头,连同组的男三女四都可能随时被一竿子打成“加戏咖”。最近的风波似乎还证明了,如果剧组不能送佛送到西,新仇旧恨一起算,着是成也看他,败也看他。

当然,粉丝一定能给出一千种一万种理由,详细说明自己是如何忍无可忍无需再忍,又是为何要撕开“体面”讨个说法。这些理由大可以说得

冠冕堂皇,仿佛与他们的偶像毫无干系,纯粹是出于公理道义。可惜,这一切努力都是适得其反,因为把互联网统一成一种声音,本身就是一种显而易见的不公平:连续几天的讨论中,但凡有人说不喜欢、不支持,就要面对疯狂的辱骂和无处不在的“建议查查”。既然如此,评不起还躲不起吗?

是的,我们常常说要放下流量偏见,要实事求是地看待人气明星们踏实表演的努力;我们也常常呼吁,不应该拒绝承认年轻演员的改变与进步。可惜,偏见的源头,恰恰在于根深蒂固的“番位癌”,在于对文艺创作与评价规律的漠视,在于“护主心切”的不死不休。

这大概就是今日演艺圈的死循环了。当粉丝拒绝听见大众的声音,偶像难免会重复地被偏见困住,连合作者都不敢也不会对他们的能力说真话——毕竟,这边导演怒赞演员“有进步”“很灵气”,那边观众狂批“面瘫演技”“发疯表演”的情况,早已经屡见不鲜。如果当真希望偶像的演技“大众可见”,不妨先让大众的声音自由流淌。经得起批评与失落,才等得到鲜花与赞赏。

曹原狄

媒体人

## 花言峭语

## 舞台上的一切,都是生活的重演

《歌手2024》第三集的结尾,那英邀请下一集的补位歌手,网友猜测受邀的人是孙楠,立刻开始吐槽,随后,孙楠在长沙机场露面,《歌手2024》官宣邀请孙楠担任补位歌手,网友辣评:“悬着的心终于死了。”此后几天,与之有关的吐槽铺天盖地,“孙楠一来,节目难看一半。”

孙楠竟然这样没有观众缘么?也不是。他出身音乐世家,早在八十年代就已经出道,1989年就已经发行了专辑,曾经是谷建芬的学生,九十年代签约香港唱片公司,整个九十年代拿遍各种歌手奖,推出无数金曲,其中相当多歌曲,都是当年大热影视剧的主题曲或者片尾曲,重要的晚会或者庆典,他也是必然要出场的歌手之一。直到今天,他的百度百科上,“代表作品”那一栏,足足有二十多首歌,每首都耳熟能详,而同时期的其他歌手,同样唱到今天,也不过积累下五六首金曲。如果不用各种奖项来衡量,只用“金曲”的多寡作为标准,他也是中国流行乐坛的顶级音乐人。

著名乐评人耳帝对孙楠不吝赞美,微博上很多次提到他,并盛赞孙楠与方锦龙在“经典咏流传”上合作表演的《大风歌》:“孙楠的嗓音霸道雄浑、飞扬狂卷……《大风歌》的种种色彩在乐器与人声中都得到了体现,本以为已经够澎湃,谁知等方锦龙的琵琶间奏过后,孙楠在原先的高地上又再起一层,最后一段唱得真是‘大风起兮云飞扬’,翻腾奔涌,直冲云霄,应该是孙楠近年来的最佳现场了!”

所以,当孙楠补位的消息传出后,耳帝立刻建议孙楠唱这首《大风歌》。

而网友问《我是歌手3》的总导演洪涛:“洪涛又把孙楠再来您怎么看?”他的回答是:“我想这一定是深思熟虑的决定,支持啸哥!楠哥中国男歌手中天花板级的live实力,尤其值得歌手2024直播的真金火炼!”尽管,孙楠曾在2015年《我是歌手3》的总决赛上,当众宣读声明,宣布退赛,导致汪涵不得不挺身救场。而当时的总导演正是洪涛。

不论从过去,到现在,不论从官方还是到民间,孙楠的顶级音乐人形象从没改变,甚至随着时日增长,越来越无法撼动,虽然围绕着他,也有若干负面消息,但那些消息,随着时过境迁,也已经不大有人提起了。那么,他担任补位歌手,为什么会引起这么多反对的声音呢?有资深时事观察者说得很好:“也许就是群众厌倦了。”

“群众厌倦了”,这个说法,在这几年频频出现,顶级音乐人、歌手、演员,因为极其细小的、无伤大雅的事件,引起惊涛骇浪时,就有人说,那些表面上的理由其实都是假的,真相不过是,人们厌倦了。直播界的顶流,因为直播时的口误翻车时,也有人说,人们当真在意那些口误吗,并不在意,真相也不过是,人们厌倦了。

如果我们再往前翻,去回顾这四十年来的华语娱乐业的风云变幻,也都会发现,人们的厌倦,在一个明星、一个娱乐公司的生与死,

甚至一波娱乐潮流的起伏中,起了最重要的作用。那些引爆舆论的事件,通常都极为琐碎,可以得到各种解释,如果是在他们的黄金时代,简直看都不用看一眼,就可以直接迈过去。很多时候,一个公众人物之所以能够披荆斩棘,遇佛杀佛,不是因为他强悍,他幸运,而是因为人们还没有厌倦,还有兴趣,还愿意倾听当事人的解释,还愿意理解和宽容。但当人们厌倦了一个人,厌倦了一波潮流的时候,最琐碎的事也变得比天大,绕不过去,也无法忽略。甚至,当人们厌倦了一个人的时候,连理由都懒得找,就赤裸裸地表示,自己只是厌倦了。

所以,这并不是针对孙楠,甚至和本人的技艺、形象塑造、善恶美丑都没有关系。而是,所有舞台中央的人,都是在厌倦和重新唤起兴趣之间做斗争,都在起伏的波浪中随波逐流,有人顺利地挨过去了,有人就此沉默,有时候,人们的兴趣又叠上了时代的浪潮,让一个人越发挥眼,有时候,厌倦又配合了时代的低谷,把一个人的能量彻底吞噬。

甚至,连舞台下的观众,在脱离舞台、娱乐的场域之后,在平凡的生活里,也在承受着这种厌倦和激情的交替,而舞台上的一切,那些厌倦、崛起,以及重新唤起兴趣,不过是对我们生活的浓缩和重演。

韩松落

作家

## 钱眼识人

## 遛狗的彭于晏

电影《狗阵》在今年戛纳电影节获得“一种关注”单元最高奖,算得上亮相蔚蓝海岸华语片中打响的唯一一炮。在一系列大制作之后,导演管虎换了一种舒缓的节奏,退回自我内心,拍摄了一个作者性更强的作品,这也是《斗牛》15年之后他再次选择以动物为片名和重要角色的拍摄。在戛纳首映前夕,演员彭于晏带着片中“狗演员”小辛在电影宫附近溜达,成为一道有趣的风景线,曾被不少华语媒体人撞见,他们甚至还跟评委委员会主席格蕾塔·葛韦格(《芭比》导演)合影。

彭于晏是华语电影的“特型演员”,就是他的体脂率、肌肉含量还有整个身材都成为导演放进电影里的“耗材”。从《翻滚吧!阿信》开始,戏里戏外的彭于晏实际上都在展示一个大男孩一旦跟自己的身体死磕,把体能激发出来是多么有魅力,并且也是从这部电影里大家觉得彭于晏身上有一

种励志的理想主义光源。从某个意义来说,彭于晏是比大众意识早一些,践行了村上春树所说“身体是我们的殿堂,要好好供奉”的观点。

与香港导演林超贤的合作,开始了彭于晏在突出动作的商业类型片里稳健的输出,与吴京、谢霆锋、张晋等不同辈分、类型的动作演出相比,彭于晏还是很特别的。天生一张娃娃脸,又来自口音软糯的宝岛,彭于晏打得再狠、再拼,都还没有实现彻底的大老爷们化,可以说是油腻不起来。关于他的身材,肌肉多发达,最流行的段子之一恐怕就是在《邪不压正》的片场里,导演姜文都忍不住上手摸他的腹肌,啧啧惊叹。

他扮演的李天然大概是天赋异禀吧,原著小说《侠隐》完全可以看成是《舌尖上的北平》,有一段说他没练拳,就在喝大酒、吃横菜:吃刚出锅的火烧,肥肉都化成油,吃涮羊肉,两斤半白干,随随便便就是一盘羊杂,还有肉包子,炒肝,炒鸡子儿配馒头,也吃洋人的鱼子酱配烤面包,几乎每天晚上喝威士忌加冰,习惯午睡。总之就是拼命造身体,但李天然还是身子骨倍儿棒,有型有格。这是彭于晏吗?小说写的故事基本都是夜戏,但姜文把戏挪到明晃晃的阳光下,一方面我们能看到北平湛蓝色天空下的鸽子掠过胡同屋顶,

另一方面观众看彭于晏就看得更清楚了,就像《阳光灿烂的日子》里,马小军在午后阳光中看丰满的米兰。

遛狗的彭于晏在新片中算得上是最大悬念,就是他能否演好一个地道的西北汉子,管虎是反其道行之,首先是让彭于晏基本全片无台词,极少数的台词说的也是西北方言,这样就避免了口音的差异,另外也传递出人物登场时压抑的性格。彭于晏这一次的身体语言是“被摁住的弹簧”,需要微微佝偻,还要暴露并不油光水滑,彰显肌肉质感的部分身体,所有这一切都是为了结尾“再上路”的苏醒、爆发做铺垫。电影我看了,就不剧透了,希望它国内公映时大家能看完整,输出自己的观感。无论是练起来还是垮下去,演员这份职业有时候就是违反“人性”的,但这也是它职业专业精神的体现吧。

对了,好朋友阮经天曾经在某次访问中就表示对彭于晏明显的羡慕,觉得他发展得很好,很“嫉妒”啊。现在,这对好兄弟都在近期作品里把自己当一把坚硬、粗糙的柴火烧了,火花就是光影的魅力。

钱德勒

媒体人

上海文艺评论  
专项基金

特约刊登



## 情人看剑

## 不是冤家不聚头

不是冤家不聚头,电影《我们一起摇太阳》里的冤家,是彭昱畅与李庚希的组合:一个恶性脑部肿瘤,一个尿毒症,两颗绝望的心,一旦相遇,负负得正,成就一段姻缘。

韩延导演的“生命三部曲”,从《滚蛋吧!肿瘤君》《送你一朵小红花》到这部终结篇,总拿重症、肿瘤、死亡来考验人性与真情,市场是否会审美疲劳,会不会上演“一鼓作气,再而衰,三而竭”的戏码,不免让人存疑。影片在春节档撤片时,让人微觉不妙,随着重新公映及后来上线,答案水落石出,口碑甚至强于前两部。类型明确、受众明确、题材与情绪表达明确,项目安全系数极高,所以求仁得仁。

其实故事似曾相识,如你所知,部分取材于一个网络流传的非虚构故事,讲的是一位尿毒症患者与一位白血病患者相遇,他们的结婚协议上说:他死后将肾捐给她,她则负责照顾他的家人。近年影视圈四处寻找创意,这个故事自然进入多家公司与导演的视野,除了《摇太阳》,关于其他改编版本的消息时有曝光,还有一份策划大纲讲二人先结婚后恋爱,中间反复吵闹决裂,大有“101次离婚”的架势。这也可以对比出《摇太阳》改编的高明,婚姻岂可儿戏,该片也是到了临近末尾,男女主角才谨慎小心地步入婚姻殿堂,讲出承诺交付彼此,也足见这类故事在影视改编时,于情于理于法,哪一样都要照顾周全,避免出现短板。

《摇太阳》改编的厉害之处,更是在于把那个纪实故事无缝纳入“生命三部曲”的宇宙系统。这个宇宙有两样通行证,一是人物普遍降龄,从上部的易烱千玺与刘浩存,到这部彭昱畅与李庚希,银幕呈现无不青春赤诚,他们的笑容与哭泣,无需多言,那张脸就是最大杀器;二是轻喜剧气息,一个“没头脑”,一个“不高兴”,男女主人设如同天造地设,所谓欢喜冤家,在这里又多了一重苦中作乐的意味,也必然引向结局时悲喜情绪的剧烈跌宕。片中彭昱畅的痴癫跳脱,既可视作一个重症患者的情绪化表现,也可当做一个人将自己置诸死地而后生的潇洒姿态,也让这一人物更具文学化特质。影片还为他增加一些特点,比如试图与外星人对话,网友还问他联系上唐志军了吗——唐志军在《宇宙探索编辑部》为探索外星文明耗尽半生,彭昱畅的角色因此也多了一些这类赤子才有的痴气。

说回到创作者角度,“生命三部曲”相当于陪人物走了三次鬼门关,是对主创极大的身心考验。在新近出版的《李安访谈录》里,李安讲述他的导演状态常是一张一弛,比如拍《色,戒》时太紧张,到了《制造伍德斯托克音乐节》时,开始变得更放松。每个导演未必都需要做变色龙,但在同一套路里做道场,短期看甚为安全,却未必是长久之道。

长风新

媒体人